

美的詩篇

鄭烱明作品

倘若・倘若・倘若

倘若愛情的火焰未曾熄滅
無論你逃往何處
躲在多麼遙遠的地方
我必會尋找到你，夜夜呼喚的你
永不厭倦

這是一個黑暗的時代
還有什麼比愛更珍貴的
還有什麼比燃燒更痛快的

倘若愛情的火焰未曾熄滅
只要你以微笑走來
我必將豐滿如詩的語言
揮灑於你足前，且以顫抖的手
探測你愁苦的心

瘋狂

不是我喜歡瘋狂，而是
瘋狂愛上了我

我這樣說，也許你會感到驚訝
認為我是一個瘋子
十足失去理智的瘋子
不敢面對現實，而憐憫我

——其實，你的憐憫
只有使我原已脆弱的情感
更加脆弱而已

我不祈求你的諒解
然而我期待，於瘋狂之後
盤踞在我心中的那棵思想之樹
能永不枯萎……

懷疑

究竟要怎樣解釋，赤裸的告白
你才會相信我的夢是純潔的？

是否我真像是一個偽善者
或是，我放肆的批評和歌唱
揭露了你的隱私？

啊，忘掉那令人不愉快的往事吧
一如忘掉美麗的語言
讓坦然的心扉，成為一座
永不設防的城市

生活在沒有懷疑和猜忌的日子裡
反而覺得十分不真實呢

遊戲已經結束

遊戲已經結束
孩子，回去吧
回到你溫馨的家去
好好地安眠
讓一切歸於寂靜，不再喧鬧

沒有什麼值得興奮或眷戀的
當遊戲已經結束
一切的榮辱、歡笑和痛苦
也隨著結束

這是秋夜，無風
四週微微沁透著涼意的秋夜
冷冷的月光凝視著大地
不說一句話

孩子，你的遊戲已經結束
而我人生的遊戲呢？

蟬

炎熱的夏天裡
你一點也不疲倦地引吭高歌
嘹亮而清脆的聲音
從樹梢的那邊
一直傳到庭院的盡頭

我知道你這樣做是不得已的
為了證實自己的存在
必需拼命地歌唱
就像此刻的我
企了企求靈魂的安慰
必需拼命地使用語言一樣

讓我們共同為這個可悲的事實
互相擁抱與哭泣吧
在你還能鳴叫之前

將昨日塗鴨

沒有憂愁的昨日，有一個杜撰的謊言，
妳不信。

幾次曾在小樓閣前躑躅，那株扶桑
不是還很蒼翠嗎？　那時候妳已深睡。
不敢噓嘆，寒流籠罩，凍結如拉布拉多的冰川。

嬌笑有冰川侵蝕裂痕。
晝夜均長，不平衡有着苦悶的懸案。

沒有眷懷就不要回顧。
我看慣雕像，北風，獨自顫抖的敝蘭，
膽怯竟是後悔平方的函數。

將昨日如稚童手下的臘筆塗鴉，傻瓜
才在岩石上撒種。但苦揀成熟時的，
邂逅太遲，竟又避逅。
可悲的，雨天太長。

靳彡賀

— 寫于金門 —

一朵小白花

黃菊；
紅葉，
藍天；
征雁，
襯著一朵小白花，
樹樹顯秋！
叢菊深，
落葉滿地；
述寒天，
但望雁橫堤，
一串串……一串串……
似白！是藍！雲飛！雨灑！
是擺錯了色彩的圖畫，
一朵小白花能抓住了多少？
也出尋，也飄零，
盛滿了許多袋子的霧，
擲向無極 !!

冬人

星子注滿笑靨

靳彡賀

被幽禁的，屬於三月羞怯的想法，
苦楝樹梢的月影輕移，碰落了許多星子
裝滿妳的笑靨。
三月匆忙的來去，妳嬌艷的笑靨依舊，
我擔憂，狂飆惡意的眼睜。

幾張抽象畫的裝飾，綠，彩色的潮漲，
「侏儒的熱舞與皇后」。低垂的，三月的
露珠似星子。

把遺落的日子倒流，終究太遲了些，
三月又要匆匆而去。

把一份默靜的情愫，像顆苦楝結在枝上。
怡！還是苦澀吧！但我持有這份情愫已經很久。

倒置裸女畫像，擬仿伸士。
我只要乾杯時，碰落許多
滿天耀燦的星子。……

于返台離金前夕

心潮

冬人

細草微風，
拂人，摺波，
聽潮又是催詩時。
登樓臨風倚梧桐，
夢白雲，乘霞遊，
最是惜荷盡，菊殘吟俗時；
多少鶯啼，多少浪落，
遠書話一聲珍重，
綠蔭深處，
幽泉濺成湖！
潮起，潮落，
用手捧住了貝殼粒粒，
仰首凝斷雲。